

# 不能放任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泛滥

□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31)

**关键词** 中医 中药 废除中医 张功耀

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张功耀教授,精心炮制了一篇《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主张“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几个月之前,他以“征询意见稿”的名义,在几个网站宣扬。由于没有遇到中医界强有力的反击,又稍加修饰,在《医学与哲学》2006年第4期全文抛出。近来,许多网站以“废除中医”、“废除中医中药”为主题词,以“中南大学、北京大学‘校报’强文”为招牌,大肆传播。就像电脑病毒一样,各大网站竞相传播,已是满城风雨。这是

一个严重的事件,应当引起中医界的警惕与重视。

## 1 为取消中医中药造舆论,而非学术争鸣

100多年以来,中医学历经曲折、磨难,虽然目前已经有了合法地位,但是,一直没有摆脱被审视的地位。我们所熟知的用西医的观点评价中医,用现代科学的观点衡量中医,用西方哲学的观点看中医,大多都是善意的,有批评,也有帮助,大多是希望中医摆脱缺陷,与时代一起进步。即使是上个世纪初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尚且认为“药有实效”,主张“废医存

药”。

张功耀否定中医更彻底,不但认为中医不科学,而且中药也都是些污物异物毒物,不但需要废医,而且更需要废药。他说:“中医的绝大部分概念和陈述没有经验基础”,连经验医学也够不上;各种中医文献之中的“良方”、“验方”、“奇方”、“神效方”汗牛充栋,却都没有切实可靠的临床实验依据和医理;“中医立方混乱与它滥用‘药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装腔作势,欺骗患者”,“中国医学界这种不求甚解而又装腔作势的风气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种遗患”;而且“推行异物、污物、毒物入‘药’,坑害患者”;他说:“几乎所有的中药方剂,真正起作用的可能只有一味,甚至所有的药都没有用,真正起作用的就是所喝

\* 作者简介 曹东义,男,医学硕士,主任医师。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

的水。于是，在多味入药的方剂中，‘多余’的药物就成了穿肠而过的异物。患者花费大量的钱财购买一些穿肠而过的异物，对患者所造成的坑害是可想而知的。‘中医现代化’研究已经证明，即使是‘上好的’人参，对于所有的疾病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

张功耀的目的十分明确，毫不掩饰，就是要“告别中医中药”。因此他采取的措施，与余云岫一样也是硬刀子。只不过余氏的硬刀子是提案，而他的硬刀子是网络。他们都不是批评中医不科学的地方，不是帮助中医改良，而是要革中医的命。

## 2 肆意歪曲史实蓄意贬低中医

张功耀说：“中国古代的‘医’起源于‘巫’，使得中国的‘医’一开始就与‘巫’搅在了一起。事实上，我国今天流行的‘中医’（尤其是民间中医）依然保留着‘巫’的痕迹。”

实际上，医学的起源，早于巫的产生。巫是最早的知识分子，曾经掌握过一部分医药知识，甲骨文的医药内容就记载于巫史。但是，自从有了专职的医生，中医就与巫分道扬镳了。前有医和“非鬼非食”的论述，后有扁鹊的“信巫不信医者，六不治也”，再到《内经》的“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可以说，中医与巫一直斗争了几千年。有人竟然于史实而不顾，一再诬陷中医保留着巫的痕迹，可见其别有用心。

《左传》记载的医学家有许多

位，他们都是专职医生，而非巫师。张功耀说“到公元前6世纪中国还没有医只有巫”，是完全错误的。公元前630年的晋医衍，公元前609年的齐医，公元前581年的秦医缓，公元前552年的楚医，公元前541年的医和等等，他们的事迹都记载于《左传》、《国语》。

张功耀不是探讨医学起源问题，而是要证明“中医鼻祖扁鹊比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377年）小53岁”。其实，扁鹊诊赵简子的历史事件发生在公元前497年，那时“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还没有出生。

张功耀索垢求疵，他所列举的事例有些早已被现代中医所淘汰。面对被世界公认的科学家李时珍，对达尔文称赞的“百科全书”——《本草纲目》，他却能从字里行间，找出许多秽物、污物、异物、毒物来。这些虽然既不是《本草纲目》的主要内容，更不是精华，他却能够“见仁见智”地一一搜集起来，大肆宣扬，为其有意丑化中医服务。

张功耀的目的只有一个——贬损中医。他说：“对于中药医生所接触的疾病，不管是已经认识的，还是尚未认识的，他总可以用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术语来装腔作势地作些‘辩证’，就连SARS和AIDS那样的新型疾病，中药医生都要煞有介事的‘辩证’一番。不仅如此，它甚至能够针对所有的疾病开出药方。‘包医百病’这个成语出自中国，恐怕不是偶然的。”

邓铁涛教授说：“SARS对于中医西医都是个新问题。在SARS一

战中，中医药发挥了无可取代的效力，受到国际卫生组织十几位专家的称赞，认为值得研究推广。现在SARS虽然过去了，但仍然有人怀疑单纯中医不能治SARS。请先看看SARS的死亡率：全球11%，香港17%，台湾27%，中国大陆7%，广东3.8%；广州3.6%，这一数字是全球最低的。广州与香港地理气候、生活习惯都有可比性，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其差别在于有无中医参与治疗。香港卫生署经过2次到广东省中医院调查，确认中医的作用，最后请广东省中医院派2位女专家参与治疗SARS严重的患者及新病人，并一再延长预定的留港日期。”

张功耀作为从事“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教授，熟悉历史，更长于史学方法。他之所以不顾历史事实，时刻“不忘踢中医一脚”，自是别有用心。

## 3 张功耀完全不懂辩证法

张功耀说：“尽管不同的古文明地区在战胜疾病方面有大致相同的起源，但以后的发展道路迥异。值得我们效法的是，西医在取得进步之后，便很快告别了前人所取得的那些不可靠的认识，主动用新的科学理论来指导医学实践。中医则不然，它具有强烈的‘恋旧癖’。居然没有任何医学科学的进步使中医发生过丝毫改变。”他完全不知道中医之所以有效的原因，完全不了解中医是化毒为药，变害为利，变废为宝的优秀医学。在他的脑海里，除了西医的“化学医学”模式之外，仿佛世界一片空白。

其实,毒物与药物、宝物与弃物、自身与异物之间没有截然的界限,可以互相转化,其中充满了辩证法。严格地说,真正的毒物、异物、弃物,正是张功耀信赖的“化学医学”人工合成的药物。它们不单是人体真正的异物,而且是大自然的异物;它们不但可以污染人身,而且可以污染大自然的空气、水源、土壤;它们不但会变成秽物弃物,而且只有变成秽物弃物,才能减少其毒性的危害。而天然中药之中,看似毒物、异物、弃物的草根树皮,才是真正的绿色食品,不仅不会污染环境,而且靠着中医人的智慧,对人大都有益处,是润物细无声式的宝物。

#### 4 独特学术体系缺乏有效法律保护

中医与西医是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中医的优秀学术特质正在受到世界人们的重视。这也刺痛了张功耀的心,他说:“最近20多年来,由于化学药品自身的局限性和广泛被滥用的现实,欧美医学界出现了一种自然疗法(Natural Therapeutics)的研究取向。古代文明中曾经流行过的草医(Herbal Medicine)和中国古代所特有的针灸(Acupuncture)受到了这一研究取向的重视,甚至出现了以草药和针灸作为辅助疗法的小诊所。国内一些不负责任的大众媒体,以此发表带渲染性的报道说,中医已经风靡世界了”。

100多年的学习西洋,20年的东学西传,理应是东西方学术交流的开始,正是加强我国自主知识产

权创新的重要时期,中医药大有可为。张功耀却自以为是“文化进步、科学技术、人道主义、生物多样性”的当然代表,狂呼烂喊“告别中医中药”,借网络传播混淆视听,毒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不应当听之任之,让他危害中医事业。

没有独立的《中医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医医师法》、《中药药品管理法》、《中医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医人才培养法》,只是参照西医西药的管理方式,附带作为中医中药的标准,中医被歧视、被限制的事实就难于扭转。

洋中药大举进军中国,他们是按什么药理申请的?中医人几千年独创的中医理论、中药理论,其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在“买枪容易,买药难”的欧美,中药可以按食品、食品添加剂在杂货店里随便购买,而在它的“出生地中国”,却受到种种限制,这也不可,那也是假药,中药的安全性在它的祖国,难道比在“人地生疏”的欧美还没有保障吗?

自种、自采、自制、自用历来是中医的特点,也曾经是新中国“备战备荒”的基本国策,今天为何要弃之不用?

自制丸散膏丹,曾经是中医创新和积累经验不可缺少的手段,限制它们就难于发展中医。一剂汤药只能吃一天,变成散剂、粉剂可以吃一个月,既节省药源又节省费用。可是汤剂合法,粉剂非法,这难道不是怪事吗?这不是我们过去的法律出了问题吗?

#### 5 只有解放中医中药,才能解决农村医疗

农村为何缺医少药?农村为何医骗子猖獗?农民为何看不起病?关键是我们的政策管死了中医中药。

城市化程度越高,受西方影响越大,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越淡漠。建国前中医有50~80万人,其后由于文化观念的转变和政策限制的原因,中医的队伍始终“人气不旺”,甚至经常出现“乏人乏术”的危机,主要是过分强调学历教育,束缚中医发展的手脚造成的。现在甚至异化到了“学历越高,实验越精,越不会看病”的怪现象,现代教育培育不出中医的临床人才,尤其使农村严重缺乏中医人才。即使是从农村出来的人,接受了正规的中医教育,就回不去了。学历越高,越与农村无缘。中医已经远离了自己体系产生、养育的“地气”,走的是一条脱离农民的道路。“土生土长”是中医的一种特色,农村曾经是中医药实践经验的实验场、理论运用的验证基地,历史上许许多多名医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

“中华传统”是废医废药代表人物深恶痛绝的,也是他们拼命歪曲的。余云岫说:“余默察人情,知国之不可为也,习于浮夸,狃于巧诈,以欺罔为得意,以后复为能事,习与俗成,恬不知耻。举斯民也,而欲纳于轨物,趋向科学,是犹沐猴而冠,不须舆而裂裳毁冕,复萌其攀缘腾跳之故态矣”。简直是到了不可救药,“不可为”的地

(下转第32页)

## 4 结 语

张文列举了许多《内经》“天人相应”的原文，来说明中医五脏六腑来源于“天六地五”说，十二经脉来自古代十二条河流，以及天人类比结论的正确性。有趣的是文中又进行了自我否定：“十二是虚拟数字，不能认为人体确实存在着十二条经脉”，又毫无依据地认为：“帛书经脉中的阳脉六，阴脉五的‘十一脉’，也是在‘天六地五’观念的强烈影响下而倡立的，不能简单地认为尚未发现或尚未发展完全（注：此句意思不甚明了，暂且理解为我们不能认为帛书的十一脉尚未发展完全——与十二经脉相比）<sup>[1]</sup>”。对于中医藏象学说的五脏、十二经脉之数前文已经作了阐述，在此不再赘言。值得一提的是，类比思维在中国古代哲学以及中医学中大量应用，类比思维得出的结论是否准确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类比双方相同或相似之处的多少。二者相似之处越多，其结论越可靠；二是类比双方的本质特性越相似，结论的可信度越高，比如人与小白鼠比较得出的结论就比天人类比得出的结论更加可信。再加之类比思维中存在许多直观感性的成分，如果对类比思维不加以理性的、科学的约束和指引，其结果就可以因类

比对象随意变换而表现出一定的荒谬性。如《灵枢·邪客》：“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因此，对古代天人类比的思维方式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不难看出，如果把脏腑经络之数简单地归之于“天六地五”说等类比思维的产物，则极大地贬低了中医理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也与其实际发展过程以及对临床实践的指导作用不相吻合。

综上所述，包括五脏、十二经脉在内的整个中医理论，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周易》哲学思想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既有天人相应的类比思维的影响，又有科学理性思维的指导，而后者对前者起了规范和决定性的作用。

## 参 考 文 献

- [1] 张效霞. 脏腑经络数目的由来 [N]. 中国中医药报, 2006-03-27 (5).
- [2] 阮元. 十三经注疏 [M].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 1979. 82, 94, 13, 14.
- [3] 明·张介宾. 类经图翼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0. 7.

(上接第35页)

步。余老夫子自认为找到了丧权辱国缘由。他对民众的认识，对于国情的判断，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因为，达尔文虽然说自己的先人是古猿，但他并没有混淆人与猿的区别，更没有反悔作为猿猴后代的意思，余先生却耻与这种中华民众为伍。他要救中国，开出的却是一剂要中医命的猛药！他要革中医的命，而不是帮助中医改良。

张功耀说：“有学者已经指出过，这些‘海归’的废医派人士均把废医主张与国民性的改造联系在一起。然而，中国的文化是很难改造的。几乎所有新起的思想，不管

是内生的还是外部引入的，都要被淹没在庸众思维的汪洋大海之中。即使在科学思想有了一定普及的今天，要继续说服人们接受这个120多年以前就提出的废医主张，也还有许多艰苦的理论工作要做”。

学西方模式，城市居民的大多数，已经看不起病，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将会继续加深。中医这个与巫斗争了几千年的医学，政策不允许中医中药在农村按着自身规律发展，农民看病难急剧恶化，医疗空白使巫术、医骗子大行其道。由于骗子们长期与中医周旋，经常借用中医的旗号行骗，反过来影响中医

的声誉，更加重了对中医的歧视与限制。我们必须解放中医中药，农村的中医医疗机构完全可以放开。这样一来，不用政府投资就能极大地缓解农民就医难的问题。放开不是放任，“游击队”也应当是有组织的。可以参照驾驶证年检制度，规定不同年限的农村医生定期培训、考核，实行医疗差错事故记分、淘汰制。

中医医生的资格应当纳入同行业评审制，自学考试、师徒传授与学历教育应当一视同仁。因为历史上中医的教育是完全行之有效的，自学与跟师也是最经济、快捷、不走样培养中医人才的好方法。